

心灵的焦灼

898904

47.225
2-C16

心 灵 的 焦 灼

〔奥〕斯·茨威格 著

张 玉 书 译



10035699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Stefan Zweig
Ungeduld des Herzens

根据1939年 Europäischer Buchklub 版译出

责任编辑：关惠文

心灵的焦灼
XINLING DE JIAOZHUO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313,000 开本850×1168毫米¹/₃₂ 印张13¹/₂ 插页3

1993年4月北京第1版 199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370

ISBN 7-02-001582-4/I·1384 定价7.30元

译 本 序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是奥地利著名作家斯台芬·茨威格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优秀的小说家，奥地利广播电视台拍摄了电视片《心灵的焦灼》，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与此同时，西德费歇尔出版社又出版了茨威格的纪念文集。人们对这位一度风靡德国文坛的奥地利作家又一次表现出巨大的热情。

以创作中短篇小说闻名于世的茨威格，生前曾是拥有读者最多、最为人喜爱的德语作家。他的名声远远超出奥地利的国境和德语国家的范围，作品译成几十种文字，销售量达数百万册。主要的中篇小说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也译作《巫山云》）等几乎全都搬上银幕。他写的历史传记小说也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然而法西斯上台后，因为茨威格是犹太血统（他父亲是奥地利籍的犹太富商），于是他的全部著作被斥为毒品，列为禁书，遭到焚毁。他在一九三八年流亡国外时发表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又译《爱与同情》）也就不大为读者所熟悉。今年，一九八二年，正好是这位著名作家不幸逝世四十周年，我们出版《心灵的焦灼》的中译本以飨中国读者，也借此对茨威格表示悼念之忱。

《心灵的焦灼》写的是一个情节颇为简单的故事。轻骑兵少尉霍夫米勒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贵族地主封·开克斯法尔

伐的女儿艾迪特。艾迪特是个下肢瘫痪的残废姑娘。霍夫米勒对她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小说便围绕这同情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这同情带来的后果展开情节、发展冲突、刻画人物。作者借小说中人物康多尔大夫之口说出了他自己对于同情的基本观点：

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

这段话作为小说的题解，放在全书的前面，可以看作是理解全书的钥匙。作者指出，同情别人并不象霍夫米勒所设想的那样轻而易举。真正表示同情必须有尽责任、作牺牲的思想准备。因为接受同情者并非木偶，只会消极地接受别人给予的同情而没有自己的内心活动。书中的艾迪特之所以接受霍夫米勒的同情，是因为她觉得这同情之中含有爱情。她自己爱上了霍夫米勒，她认为霍夫米勒也一定是出于爱情才这样始终如一地向她表示同情。霍夫米勒原来以为自己是出于侠义之心、高尚动机去同情弱者，所以心安理得。等他一旦发现艾迪特倾心于他，不觉惊惶失措，因为他并无进一步发展两者关系的思想准备。倘若在正常的情况下，和一个身有残疾的姑娘结婚也无不可，更何况艾迪特娇美秀丽、楚楚动人，霍夫米勒对她也并不是毫不动心。再说封·开克斯法尔伐是个百万富翁，富甲一方，

有财有势，这门婚事也不无诱人之处。可是不巧的是，霍夫米勒打听到，这位贵族地主封·开克斯法尔伐其实是个暴发户，并非真正出身世家望族。他原本是个农家子，出身贫贱，做过小伙计，当过经纪人，放过高利贷，通过不甚光彩的手段发家致富，虽然后来改名换姓，甚至取得贵族称号，但是这段不体面的历史和卑微的出身依然象个阴影似的笼罩在他头上。尤其严重的是，他还是犹太血统，这就更加为人所不齿。作者把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奥匈帝国。在这个行将崩溃的庞大帝国里，封建的门第观念，潜在的排犹势力十分强大，难以抵挡。而军官阶层，尤其是骑兵军官，尽管道德败坏，薪俸低微，却被视为社会的精华、帝国的支柱，地位优越，盛气凌人，成为人们艳羡和尊敬的对象。他们自己也目空一切，自以为高人一等。于是在艾迪特和霍夫米勒之间便出现了一条奇怪的简直难以逾越的门第悬殊的鸿沟。在艾迪特家里，一些年轻人无拘无束，感情交融，互相爱慕，这是个与世隔绝，自成天地，具有牧歌情调的理想世界；而在霍夫米勒的军营里，在他团队的伙伴中间，却是个讲门第、论出身的现实世界。在这里，一位名叫巴林凯的退职军官流落他乡，落魄潦倒，最后和一位富孀结婚，却被人斥为“卖身”，军官阶层的傲慢偏激可见一斑。霍夫米勒周旋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也就分裂成两个自我，在内心深处争斗不已，诚如歌德老人在《浮士德》里说的：“两个灵魂，唉！寓于我的胸中。”

使得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是：艾迪特个性刚强，虽然身体病弱，却是个烈性女子。她明确表示，仅仅为了她倾心相爱的人，她才愿意接受治疗。倘若霍夫米勒并不爱她，她觉得生不如死，宁可立即结束生命，了此残生。霍夫米勒明知艾迪特并无痊愈的希望，如果他出于侠义精神继续对

17472P/9

她表示同情，就得承担责任，作出牺牲，不顾伙伴和家人的议论讪笑，接受她的爱情，同意这门婚事。倘若拒不接受她的爱情就不啻宣判她的死刑。艾迪特的生死取决于霍夫米勒向她表示的同情究属何种性质。由此便导出全书的悲剧结尾。

茨威格在本书里采用的是他十分擅长的心理分析的方法和本世纪初奥地利作家阿尔图尔·施尼茨勒开始采用、后来为乔伊斯、吴尔夫加以发展的“内心独白”(即“意识流”)的手法。如果说，心理分析是对灵魂的剖析，那么内心独白便是灵魂的自我披露。施尼茨勒说过：人的灵魂是一片广袤的土地。心理分析派的小说家就致力于人们灵魂的发掘和刻画。在这类小说里，没有传统小说中必不可少的那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把人物的内心世界、感情起伏和事件背景全都告诉读者，而是由书中的主人公现身说法自我交待，或者以主人公内心独白的方式向读者敞开心扉，让读者瞥见人物灵魂深处最幽微、最隐秘的角落，感觉到灵魂最精微的震颤。《心灵的焦灼》这部长篇小说的特点和茨威格中篇小说中的名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马来狂人》等一脉相承。它不用众多的人物、广阔的历史背景、绚丽多采的风俗画面、错综复杂的情节来收到引人入胜的效果，而是以狂暴激烈的内心斗争，变幻莫测的感情起伏，也就是以内心世界波澜壮阔的变化和深刻尖锐的矛盾来动人心弦。

这部小说的结构依然是茨威格惯用的倒叙法和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由一个当作家的“我”的开场白，引出了霍夫米勒的自述身世。故事乍一看来，平铺直叙，没有惊心动魄的宏伟场景，没有骇人听闻的怪异事件。这场悲剧的造成是由于心灵的危机、内心的矛盾，而不是宵小作梗，恶人暗算，厄运使然。很

难说谁是完美无缺的正面人物，谁是阴险狡诈的反面角色。茨威格让我们看到，写小说并不是非要捏出一个天使、一个恶魔不可。那种非黑即白的状况在生活中并不存在，在小说中也大可不必。那样的典型描写颇有脸谱化公式化之嫌。茨威格对艾迪特是倾注了满腔同情的。他把这个受到命运残酷打击、恶意播弄的姑娘写成一个天真无邪、美丽可爱的少女，但是保留着高傲、任性等贵族小姐的特色，稍不顺心便大发脾气，因此在霍夫米勒悔婚之后，她才会痛不欲生，愤而自尽。但是在茨威格的笔下，霍夫米勒也并没有被写成天生的恶棍，恣意玩弄女性的感情。他有正义的冲动、行善的愿望，在军官阶层中应该说还是个佼佼者，所以被人看成“奇人”，侠义的少年，高尚的善人，而且对艾迪特除了同情之外，也确有几分真挚的柔情。然而他意志薄弱，优柔寡断，瞻前顾后，顾虑重重，经过几番动摇彷徨，最后订婚、悔婚，决定自杀，匆匆出走，抱恨终天。这一切都是出于性格上的弱点而不是由于邪恶的动机。本来，人是社会的动物，不能要求人不受环境、不受社会舆论、不受阶级成见的影响而单凭自己的感情行事。这就产生了许多悲剧，有的是因为屈服于社会舆论而遗恨终生，有的则是因为反抗社会舆论而遭到不幸。茨威格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外界的影响如何激起主人公心里汹涌的波涛，内心的潮涨潮落如何左右主人公感情的起伏、行动的进退，心灵的危机如何最终铸成这一对青年男女的悲剧的命运。

茨威格在一九四二年发表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里谈到，他之所以长期以来只写中短篇小说而不写长篇小说是因为他感到自己才力不济，难以驾驭篇幅浩瀚的长篇小说。这自然是他自己的谦辞。他在这同一本书里介绍自己写作经验的几段话，也

许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更好的回答。茨威格说，他的作品之所以取得成功，“归根结蒂，是由于一个个人的怪毛病，也就是：我作为读者缺乏耐心，脾气急躁。一部长篇小说、传记，或者一篇论争文章里，任何离题万里，繁复堆砌，夸张过分的文字，任何含糊不清、多余饶舌、徒使情节延宕的段落，都叫我生气。只有一页页读过去，情节始终高涨不衰，一口气直到最后一页都激动人心，叫人喘不过气来的书才给我充分的享受。落到我手里的书，十之八九，我觉得都因为充满了多此一举的描写，喋喋不休的对话，毫无必要的次要人物而失之庞杂，因而不夠紧张，不够生动活泼。甚至最著名的古典杰作里面，也有许多枯燥、拖沓的段落，我读起来很不舒服。”^①“对别人作品里拖泥带水、冗长烦琐的东西深恶痛绝，势必在自己写作时也以此自儆，教育自己要特别警惕。”^②所以他宁可把素材压缩成中篇而不愿使之膨胀成长篇。象他自己说的：“如果说我深谙什么绝技，那么这个绝技就是割爱。因为如果我写了一千页结果八百页进了字纸篓而只有两百页作为筛选后的精华留下，我也绝不抱怨。”^③

我们不妨用茨威格自己的写作原则来衡量他这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看它究竟是否情节始终高潮迭起，激动人心。有些评论家指责这部长篇小说中关于开克斯法尔伐的身世和退职军官巴林凯的历险奇遇这两段文字颇有旁生枝节、喧宾夺主之嫌。然而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描写开克斯法尔伐的身世是为以后霍夫米勒的内心斗争作深刻的心理准备，而巴林凯的插曲则是为霍夫米勒的最后变卦埋下伏笔。这样看来，这两段并

① 参看S·费歇尔出版社1981年纪念版《昨日的世界》第365页。

② 同上第366页。

③ 同上第367页。

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不应受到“割爱”的命运。至于这本书是否能给读者以艺术享受，读者读完之后，掩卷沉思，自会得出公允的结论。

茨威格一生只写了《心灵的焦灼》这一部长篇小说，而他把人的同情心选作这部小说的主题，绝非偶然。早在青年时代，当他还在柏林求学的时候，他就满怀同情深入到社会的底层去了解那些被社会排斥、为人们唾弃的社会渣滓的命运。他在自己的小说里以蘸满同情之笔描写这些不幸的人的身世和遭遇，谴责这个使人遭到不幸命运的社会。他的同情心进一步发展，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血雨腥风的年代里，他和罗曼·罗兰一起，呼吁交战各国的人民捐弃民族偏见，摆脱沙文主义的影响，停止仇杀，互相和解。他满腔热情地写出了他的名著《三大师》，赞扬敌对国家的伟大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实际行动号召民族亲善，反对战争。因此在一九三八年彤云密布、危机四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之际，茨威格写作这部以同情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自然还有更深的意义，那就是启迪人的良知，要他们勇于行善，广布同情，以制止邪恶的法西斯匪帮用蛊惑人心的反动理论和欺骗宣传积极准备的大规模战争。茨威格是个历史学家，研究过法国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写过《玛利·安多纳德》、《玛利亚·斯图亚特》、《富歇》等一系列历史传记小说。他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写的是民众的心理学、时代的心理学、社会的心理学。历史的经验教训、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使他认识到，沙文主义的狂热和排犹主义的情绪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们早就象毒菌似的侵蚀了社会的肌体和人们的思想，只等一根火柴便可激起燎原大火。倘若它们

不是蛰伏很深，蔓延很广，希特勒怎能一声令下就使全国的犹太人惨遭灾难，被送进集中营、关进炼人炉、六百万生灵化为飞灰烟尘！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德国人都赞成这样的暴行，心甘情愿地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然而面对政治的高压，排犹的狂热，人们大多慑于声威，迫于形势，装聋作哑，委曲求全，默默地容忍了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要在战争叫嚣中反战，在排犹主义的狂热声浪中呼吁、捍卫人道主义，均须有过人的勇气，大无畏的精神。效法卡珊德拉^①，预言众人热衷的壮举乃是疯狂、终将幻灭，比随声附和、随波逐流，不知需要多少倍的胆识。

茨威格在《心灵的焦灼》中给我们刻画了一个被视为勇士的怯懦者的形象作为众人的鉴戒。然而他在这里发出的反战的呼声终于未被众人听见。第二年便爆发战争，这一次战争更为惨烈，屠杀更为残暴，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茨威格自己早已预见到法西斯就是战争，法西斯势必迫害犹太人和进步人士，所以在一九三四年便去国离家，流亡英国，并且取得英国国籍，定居巴西。但是对不幸的人充满同情的茨威格绝不会因为个人得到安全便心安理得。他在故乡的亲友被送进集中营，他如此依恋、如此热爱的“昨日的世界”已在冲天战火之中沉沦，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在狂轰滥炸之下丧生。他感到力不从心，无能为力。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听到新加坡沦陷的消息之后，他在巴西和他夫人双双服毒自杀，留下了这样一封凄恻动人的绝命书：

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义务亟需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

① 卡珊德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女祭司，预言特洛伊城终将为希腊军队攻陷，后来果然应验。

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的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爱与日俱增。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也已自我毁灭，从此之后，我更愿在此地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从头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由于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

这个对普天下不幸的人满怀同情，对人类充满热爱的作家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他的为人值得尊敬，他的遭遇值得同情。他不是一个战士，没有战斗到旭日东升，没有亲眼看见正义战胜邪恶。但是他的作品中洋溢着的人道主义精神定会鼓舞一代代新的为正义事业而战的斗士以更大的勇气、更坚定的斗志去战胜邪恶、迎接曙光。

张 玉 书

一 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燕园



作者像

“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

“施与人者，天必与之”，格言集上的这句箴言，每个作家都可以心安理得地以下述的含义予以证实：“讲了很多故事的人，必有人讲故事给他听。”通常人们总以为，在诗人的头脑里，想象力运转奔驰，一刻不停，诗人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库存里不断地杜撰出形形色色的事件和故事。这种想法，其实是最错误不过的了。事实上，只要诗人观察和谛听的本领日益增长，接连不断地总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和事件需要他去复述，那他根本不必杜撰，只消把这些向他涌来的人和事予以再现就行了。经常试图解释别人命运的人，定会有许多人向他叙述自己的命运。

这本书里发生的事情也是从头到尾几乎原封不动由别人以书中复述的形式说给我听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最近到维也纳去，这一次因为事务庞杂，弄得我疲惫不堪。晚上我到市郊的一家饭馆去吃饭，满心以为，这家饭馆早已不是时髦酒家，问津者想必寥寥无几。可是我刚踏进门去，就懊恼地意识到我估计错误。在近门的第一张桌子旁边就有个熟人站起身来，用各种手势表现出他真诚的快乐。当然，我并没有报以同样的热忱。他邀请我在他身边坐下。如果说这位热心的先生是个令人不快或者招人讨厌的人物，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只不过是死乞白赖硬要结交朋友的那种人。他们象孩子集邮那样孜孜不倦地积攒朋友，因而对他们收集的朋友当中的每一种样品都怀有特殊的骄傲。这个心地善良的怪人是个知识渊博、办事干练

的档案管理员，这个职务反倒成了他操的副业。他全部生活的意义则仅仅限于这样一种微小的满足：碰到报纸上偶尔出现的每一个人名，他都能怀着虚荣心，以一种理所当然的口气补上一句：“他是我的一個好朋友”，或者“啊，昨天我还跟他见过面呢”，或者“我的朋友A君对我说，而我的朋友B君认为”，就这样一口气顺着字母表把他的朋友挨个介绍。在他朋友们发表的新戏初次公演的时候，他总是忠实可靠地鼓掌喝采，第二天早上准给每一个女演员打电话表示祝贺。他绝不忘记每一个朋友的生日，报上发表的使人不悦的评论他总瞒着不让朋友知道，而赞扬的评论他便出于好心关注一一寄给朋友。所以说，他不是一个人令人不快的人物，他是真心诚意地对人热心。要是你偶尔求他帮个小忙，或者使他把朋友熟人当作纪念物收藏起来的珍藏馆能增添一件新的珍品，他就会感到无比幸福。

但是，没有必要对这位“百有份”朋友作进一步的描写，（趋炎附势之辈种类繁多，五花八门，维也纳人通常用“百有份”这个轻松的讽刺字眼来概括他们当中那些心地善良的清客类型），因为谁都熟悉他们，大家全都知道，你要是态度不粗暴，是无法抵御他们来亲近你的那些举动的。这些举动本身无害，而且动人。所以我无可奈何地在他身旁坐下，天南海北地瞎聊了一刻钟。这时有位绅士走进饭店。他身材颇长，脸色红润，而且年轻，可是两鬓斑白，十分刺眼，看上去非常引人注目。他走起路来，腰板挺直，一望而知他当过军人。我邻座的朋友以他典型的巴结劲跳起身来忙着招呼。那位先生对他这热乎劲的回答，与其说是彬彬有礼，毋宁说是满不在乎。侍者急忙快步赶来，那位新来的客人还没点菜，我这位“百有份”朋友已经挪近我的身边，在我耳边轻声说道：“您知道他是谁吗？”我早已深知他这种收藏家的骄傲，他收藏中每一件稍微有趣一点的样品